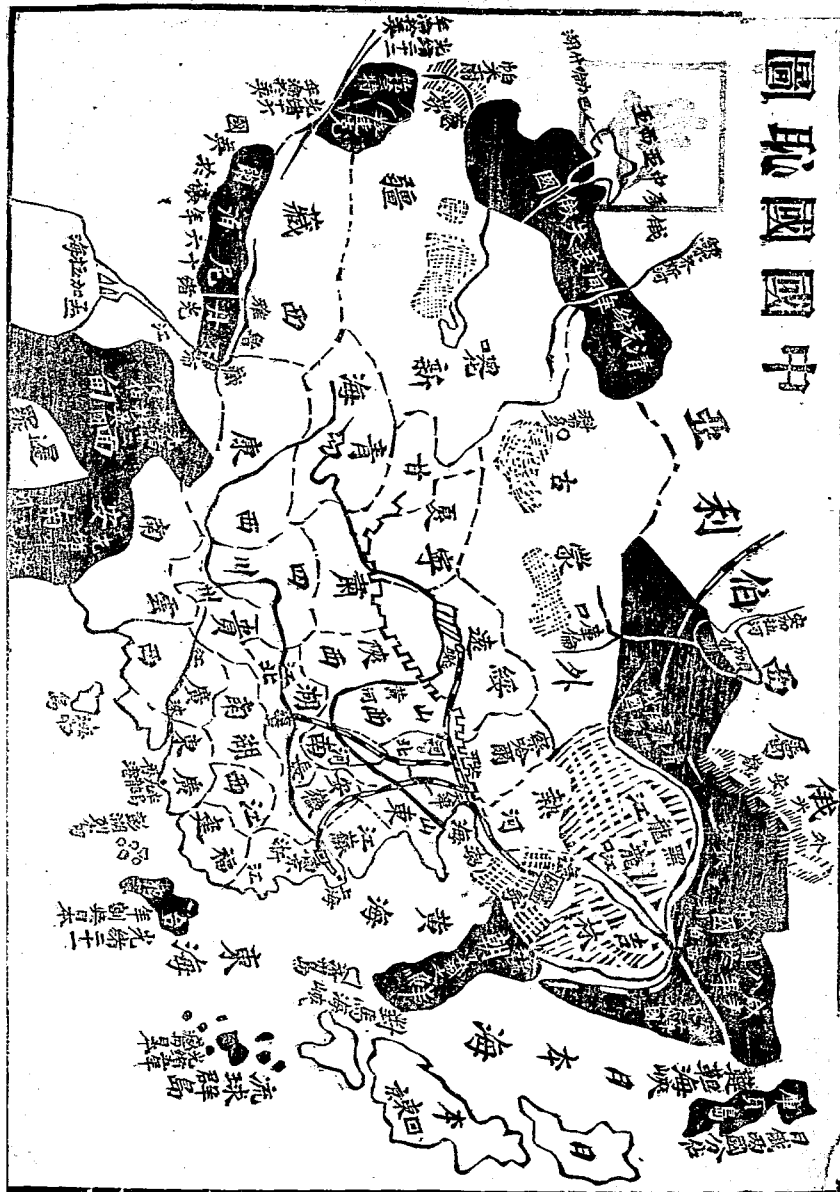


國難新劇



印編所育教會社遠綏

劇目

- 一 國難中開原之慘劇
- 二 國難中兩個愛國的男女青年
- 三 遼陽慘劇
- 四 蚌埠老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- 五 愛國劇

國難中開原之慘劇

第一幕 蕭公典金明朝等密議反日

佈景 一間小屋

登場人物 蕭公典 年十八歲 金明朝 王 義 郭維屏 張喚民

開幕 (蕭，金，王，郭，張五人均在座作會議，蕭爲主席，)

蕭：「諸君！我們今天的聚會，與往日是不同的，在往日我們的聚會地是高樓大廈，我們的心理上是愉快舒暢，我們的討論是如何促進將來的事業；而今呢？聚會的地點是一個黑暗無光，向少人跡的小屋，我們的心理是二十萬分的悲憤沉痛，所提議的是怎樣爲國赴難！怎樣爲死難受苦的同胞雪恨！怎樣挽救我垂危的東省！回想往昔的情景，目覩今日的慘狀，真不能不痛恨倭奴，思欲生啖其肉啊！現在我們的家鄉，已被獸軍佔領，家庭破碎，骨肉分離，真不如喪家之犬，可是覆巢之下，必無完卵，我們該作如何的計劃，去對抗倭奴的獸行，以雪我國家之恥，洩我心頭之恨呢？」

金：「唉！日本倭奴，蓄意吞併滿蒙，實行大陸政策，已非一朝一夕，因無發作的機會，乃捏造事實，希圖啟發，萬辭慘案之後，繼之以中村事件，今竟悍然不顧一切，派來大批軍隊侵襲我東省，霸佔我土地，慘殺我同胞，

國難中開原之慘劇



雖管我政權，蹂躪我軍民，奸淫燒殺，任所欲爲，以致我父母不能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，東奔西竄，終日輾轉於其淫威之下，日人之兇橫已極，誰不痛心！而堂堂中華民國的海陸空軍副司令兼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在北平，什麼鎮靜不抵抗把東北拱手奉送給日本，使我們東省的同胞一任倭奴的宰割，不以爲憐，那我們還有什麼希望呢！在這種情況之下，祇有我們坦白的熱血的青年，自動的奮鬥罷了！」

王：「是的！現在祇好我們青年們自動的起來幹吧！依賴軍事領袖們是無望的，他們都是只顧自己，那管國家亡不亡，人民苦不苦呢！」

郭：「現在唯一的辦法，是要喚醒民衆我們可多寫反日標語，和反日傳單，大批的分發張貼於各處，喚起一般隱中的民衆，一致團結起來，驅殺倭奴罷！」

張：「倭奴一日不除，我們中國，尤其是我們東省，其禍是一日不止的，我們一方面可扯去日本的佈告，一方面黏貼我們的標語傳單，另一方面準備對殺，使倭奴知道我們的民氣，並沒有完全死去！」

蕭：「是的！這就很好！不可遲延，趕快的幹起來，以求最後的勝利！」

大家都作寫標語工作，（其標語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臨時可隨便擬之）少刻，或携標語，或提漿罐，到街衢張貼。（下）閉幕

第二幕 蕭公典等貼反日傳單被捕

佈景 一個衙衛的形式，兩壁均貼日本軍司令官的佈告，其幕外前邊左右兩壁之佈告如下：

(1) 日本關東軍總司令佈告

爲佈告事，日本帝國之威信，遐邇共知，故出兵旬日間，將東北軍閥，如風掃枯葉，完全墜地，救爾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，得以復蘇生活，惟近來竟有舊軍閥政客，囑使匪類，擾亂治安，結社造謠，惑亂人心，望各界人民毋得輕信謠言，妄生畏懼，倘有造謠結匪，或侮日排日行爲者，必行從重嚴懲不貸，其各凜遵勿違，特此佈告。

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

大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

(2) 日本關東軍總司令佈告

爲佈告事，查本軍此次之出發，實爲掃除東北軍閥，拯救關東人民，仰各界人民凡本軍所至之地，無論住屋食用，務要歡迎齊備，倘有抗日運動之情，嚴予懲處，絕無寬貸，切切此布

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七日

大日本關東軍總司令本庄繁

以上兩個佈告，用牌貼于幕外左右兩壁，在未開幕前，由講演員先行朗讀，加以指駁，俾觀劇之民衆，知日人之國難中開原之慘劇

險惡，其餘幕內二十餘件之布告，可隨便自由擬定，用牌粘貼，懸掛兩壁，以資肅公典等批剝。

登場人物 肅公典 金明朝 王義 郭維屏 張喚民 日軍二人（武裝）

開幕 （肅公典等五人，手執反日傳單及漿糊等件，由左門魚貫而出。）

肅：（在頭前用指左右指揮）高聲說：「你們看可惡的倭奴，非理的布告，竟這樣的多，並用些假仁假義的話來欺騙，哈哈！真可恨極了！大家趕快扯去，把我們救國的標語傳單貼上吧！」

（五人分頭亂扯，粘貼愛國標語，將標語貼畢。）

肅：「這道街上，我們是扯完了，貼好了，我們可分頭工作，到別的街道上去貼，你們見了日軍的布告，即可扯了，把我們的救國標語貼上，不要怯弱起來，殺不退倭奴，我們是誓不終止的努力！努力！走！走！」

（五人均由左門下，少刻，甲乙兩個日軍由右門上。）

甲：（舉首眺望）哈！我們的布告怎麼都沒了，那裏來的這許多反日標語？」

乙：「這一定又是中國人暴舉起來了，我們趕快捉拿懲辦，這還了得嗎？這般時候了，還有人敢來反抗我們大日本，哼！走！走！」（二人均很兇快的下）

（少刻，肅一人手執傳單上。）

肅：（舉首遙望）可惡的倭奴！殺人的告示，簡直把街衢都貼滿了！」

「且說且將幕外的布告扯碎，甲乙兩個日軍，忽來將我捉住，用繩綁了。」

甲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竟敢扯我們的告示？」

蕭：「我是外交協會的委員！」

乙：「管他是什麼人，送他軍部辦理！」 閉幕

第二幕 審蕭公典

佈景 一個日軍部審事廳

登場人物 蕭公典 日軍部執法官 日軍部書記官 衛兵 四人（武裝） 日軍二人

開幕 日執法官（坐正中）書記官（坐執法官左側）衛兵四人（分立左右各持盒子砲一枝）「兩個日軍手持公文攔

蕭上，一並交與衛兵，（二日軍下）衛兵將蕭拘入。按伏於地，並將公文送呈執法官，執法官將公文閱了一遍。

執法官：「你是支那人麼？」

蕭：「是！我真是支那人，」

執法官：「蕭公典就是你麼？」

蕭：「是呀！」

執法官：「你多大歲數了！」

國難 中開 原之 慘劇

蕭：「二十八歲了，」

執法官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

蕭：「我是個學生兼充外交協會委員！」

執法官：「你既是外交協會的委員，知道本軍的威信麼？你因何無故扯毀本軍的告示，做排日的運動呢？」

蕭：「哼！你們有什麼威信，你們不過是毫無國際信義的暴徒罷了！你說我無故扯毀你們的告示，不錯，是我扯的，你們爲什麼無故霸佔我國的土地，殺害我們的同胞，劫掠我們的財產呢？」

執法官：「本軍的出發，是爲掃除你們東北的軍閥，制止關東的土匪擾亂，所殺的人全是暴徒啊！」

蕭：「放你媽的狗屁！我們東北的軍閥，掃除不掃除，其權操在我們中國政府裏，關東土匪制止不制止，其權操在我們關東的當局手裏，與你倭奴，有何關係，你們無故入寇，挑撥戰爭，慘殺無辜，真是天理所不容，神人所共憤的，蕭爺爺扯毀你的告示，做排日運動，是爲國家雪恥，爲我同胞報仇，爲世界爭公理的，你今既將蕭爺爺捉住，任你所施，還問什麼？」

執法官：「哼！好一這小羔子。如此得厲害，將他押下去，明日（十月五日）上午七時，到操場執行！」

蕭：（高聲朗罵）「倭鬼子要執行，你快点罷！」

（衛兵擁蕭下）

執法官：「哈哈！中國的人，真是不可思解，有權的人們，都是搖尾乞憐的恭維我們，如死羊的一般，我們想怎麼，就可怎麼，而一般無權的小民，反這樣厲害！假若中國人都像蕭公典，我日本何敢如此呢！世界各國何敢小視呢！哈哈！中國的有權者，真可笑極了！」

閉幕

第四幕

蕭公典臨刑寫遺書
金明朝等哭尸被捕

佈景 一個操場式

在未開幕前，先用木牌一個，上貼蕭公典臨刑所寫之遺書，由講演員朗讀畢，再將蕭公典在日軍暴力之下，不得不作違心之言的情形，加以解說，俾觀劇者，得以徹底了解，其書如下：

『父親大人尊前兒被蔡吉民介紹入外交協會，非出本意，蔡已往吉林，兒不能長侍父母，死不瞑目，肅此謹上。』

兒公典頓首 十月 日

登場人物 蕭公典 日軍(五) 金明朝 王義 郭維屏 張曉民

開幕：「蕭公典兩膀向後捆，背插一支小招，上書：『暴徒一名蕭公典』七字，跪伏於地，日軍五人，荷槍實彈，分立左右，」

蕭：「倭奴兒等，聽我一言，我今臨刑，死所不惜，家有父母，未知我死於何處，將你們的紙筆一借，給我父修

遺書一封，死則安矣！」

日軍頭目：「你已快死了，還是這樣的罵人，罷！我們日人是寬宏大量的，寫就寫上一個。」

（日軍將蕭手釋開，遞過紙筆，蕭作寫書狀，寫畢一併交與日軍）

日軍頭目：「蕭公典！時間快到了，你還有什麼話呢？」

蕭：哼！還有什麼話，你日本倭奴憑恃武力，霸佔我國土地，殘殺我國人民，恨不得食爾等之肉，寢爾等之皮。

我今雖死，是為救國而死，覺得非常光榮，所可惜者，未曾殺死倭奴，所可恨者，吾國尸位素餐之官吏，平時祇知自私自利，一再誤國。更有一般漢奸，賣外求榮，甘與倭奴作傀儡。我今生雖不能殺賊，死後化作厲鬼，也要滅倭奴。正說話之間，劈拍一聲，蕭倒地死。）

日軍頭目：「你罵！我叫你罵不上才算哩！」

哼！這樣不怕死的東西！」

「此時金王郭張等四人，聞蕭被槍斃，四人口喊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』的口號。沒命的跑來，圍着蕭公典的尸首，伏地放聲大哭道：蕭哥！你今為國殉難，殺身成仁了！而我們當局的人們，無一個來顧念你的，唉！可憐的蕭哥呀！」

日軍頭目：「哼！不怕死的，又來了四個，一齊綁了！」（衆兵將金王張郭四人一齊捆起）

日兵：「綁好了！怎麼辦？」

日軍頭目：「捆的緊些，小心跑了的，連同蕭公典的尸首，一齊送交孔縣長那裏去！」

金玉張郭四人高喊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等語閉幕

國難中兩個愛國的男女青年

——獨幕劇——

佈置 一間小寢室

登場人物 王志仁（學生） 劉素蘭（女學生）

開幕（素蘭躺在床上閱書，少刻，志仁來了，二人握手讓坐後，）

蘭：「仁哥！從那裏來？」

仁：「我從我們學校來的；今天是星期日，你到學校去沒有？」

蘭：「我們學校裏，這幾天進行抗日救國的工作，整天間是忙的很，許多同學們都感到之困。趁着今日禮拜，大家都要休息休息，我也覺得疲倦的很，回來要休息一會兒，我是剛從學校回來，躺在床上！」仁哥！我們兩個禮拜，沒有見面，為什麼你的臉龐兒，那樣枯槁呢？你近幾天是打算什麼？我看你總是不快活似的！」

仁：「唉！提起來，真是難言，自從瀋陽被日軍佔領後，我的心裏是二十分的痛恨，恨不得馬上把倭奴殺盡，以

雪國恥，給我東省死難受害的同胞們報一報仇恨；所以每天奔走呼號，不遺餘力的做反日運動，數日之間，各地民衆不約而同的成立了不少的抗日救國會，與日本實行經濟絕交，足見我們中國的人心還沒有完全死去了；可是各地的民衆雖然是很沉痛熱烈的反日，做救國的運動，而當局却收不抵抗主義，概不作積極的表示，日軍是一天暴橫一天，我們東三省的同胞，每日不知死傷多少，這真是令人痛心的很呀！」

蘭：「仁哥！你別生氣！你別着急！副司令既取不抵抗的主義，想是另有好的辦法，況且政府亦持鎮靜態度，我們現在只好鎮靜起來，待政府的好辦法是了！你何必這樣的氣恨，徒傷你自己的身體呢！」

仁：「蘭妹！現下的情勢，你是不大明白的，東北將領是不為國家利益計的，他們是保全個人的勢力，以備來日爭權奪利，他們以為不抵抗，便可以緩和暴日的獸行，孰知其獸行反因不抵抗而愈演愈烈，至於鎮靜，便是放棄，眼看東三省已失，白刃加頸。人頭亂落，還鎮靜的個什麼！你說有好的辦法出來，無非聽國聯的判斷而已；自己不作積極的準備，但存一個倚賴國聯的心理，那是不濟事的；因為各國都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為立場的，要是和他們的利害沒有衝突的時候，誰肯出死的來幫助你；所以我們徒然鎮靜與不抵抗，實足以令人輕視，不但無益，而且倭奴的獸行，更是要擴大的。」

蘭：「仁哥！當局既沒有好的辦法，你我悲憤也是沒辦法的，祇好聽着罷！」

仁：「蘭妹！那還聽着什麼？入常說，亡國之奴，不如喪家之犬，我現在是寧死於疆場上，以白骨築城，也不作亡國奴，我的主義已定了，明天投身入伍，要與倭奴拚個死活，給東省的同胞報一報仇恨，才遂我的心願！今

天特來和你告別，你在吧！」（仁起身向外出）

蘭：（用手急忙拉住）仁哥！你到那裏去？

仁：「我要回學校裏籌措一切，預備明日入伍，你在吧！你好好保養你的身體，待我打敗了倭奴，咱們再團聚罷！」

蘭：「仁哥！你當真麼？你也不回家裏看一看你父母，就要走麼？」

仁：「蘭妹！我和你處了一年之久了，那時和你說過謊話！離家很遠，我是顧不的回去了！」

蘭：（泣着）你——你——你我倆個，是行坐不願離開的，我們剛剛訂婚，沒有幾月，正要恩愛相處，你怎麼就要撇下我從軍去，你怎麼這樣的忍心呢！我的終身靠着何人！」（啜啜的哭）

仁：（用手撫蘭）蘭妹！你坐下，你別哭！你這話是完全站在你我們的情場上，不顧其他的，你想想，覆巢之下，那有完卵呢？日兵來了，看你不對勁兒就許把你弄死，與其待人來殺，莫若我們先殺他們幾個，縱然死了，倒也快活！你看現在日人侵略我國的慘酷行爲，一天擲大一天，可憐的東省同胞，連日輾轉於他們的鐵蹄下，所受的痛苦，還能設想麼？就是我們的內地，也一日危險一日了；最近天津等處，日人又行暴動。隨便肆行其奸淫殺掠的手段，若不抵抗，恐怕是要殺到我們頭上的，蘭妹！到那時，你想抵抗也就遲了，亡國奴不是好當的呀！」

蘭：「仁哥！話是對的，但事實上，政府令饒命，你從軍也是不能殺敵的，而且我是捨不得教你離開我，去那槍

林彈雨之中的啊！」

仁：「蘭妹！你別攔阻我了！我再老實底和你說句話，我已在某師部報名了，明早就要開拔，到邊防上去的，你說政府叫鎮靜不能殺敵，但我見了倭奴就要殺他，我是爲國雪恥，爲同胞報仇的，違犯了政府的命令，處了我死刑，我也是光榮的很呀！」

蘭：（又大泣）仁——仁哥——你這樣的忍心——明天就要走——萬一有個好歹，我……我……我該……」

仁：（給蘭揩淚）蘭妹！你怎樣現在這樣好哭？記得我們初認識時，我們一同到省府請願，你那時是如何豪爽的個女子，而現在竟是多愁善哭，這簡直令人不能了解你了！」

蘭：（負氣）哼！我更不了解你！你爲什麼不愛我呢？」

仁：「我是很愛你的，不過我更愛我們的國家，我現在覺得救國比什麼都重要，蘭妹！你從前屢次給家寫信，悲憤我們中國的不振，要立志改造我們的國家，現在國家已到危亡之時，你怎麼才溫柔怯弱起來？蘭妹！你想想，古今來多少英雄，他們的壯志偉業，不都是消滅在女人底溫柔的眼淚裡麼？你平日常以「丈夫非無淚，不瀝離別間」的詩句對我吟咏，而非笑那些沉於女色的英雄，現在那些話你都忘記了麼？你願意使我在舉天下萬呼救國的聲浪中靜默麼？你願意使我於成千成萬的青年慷慨從軍時落伍麼？蘭妹！你想想，現在不正是我們救國

的時期，改造中國的時候麼？」

蘭：（羞慚）仁哥！現在男女平等了，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是負的同樣底責任，享的同樣底權利，在這大禍臨頭，國家危殆的當兒，你們男子既有這麼偉大的救國心，難道我們女子就沒有愛國的心麼？仁哥！你我是患難相共，生死相隨的，我也跟你到前線上，助你殺那倭奴鬼子去！」

仁：「蘭妹！這個使不得，你是個嬌弱的女子，那能對抗強暴的日兵呢！使不上！不可！不可！」

蘭：「仁哥！你別這樣的渺視我們婦女，我雖然不能把倭奴殺盡，亦可以殺他個幾千萬分之一，我要為國赴難的，我要為我們女界上爭光榮的，你別阻止了，趕快領上我到義勇軍報名，我們一致奮鬥吧！」（站立起來）

仁：（亦站起）好了！這才是人生的真價值呢！走吧！閉幕

主義的時間性和空間性

我們既然曉得兩個以上的異時間和異空間，能不行一個完全同一的主義；就不應該生吞活剝或削足適履的主義，也不應該妄思祖傳的夢想實現將來適用的主義；更不應該時代落伍的採取已經陳腐的主義。我們既然曉得同一時間和空間，就不能行兩個以上的異主義，我們在中國這個地方，在現在這個時代，除却三民主義外，就不應見異思遷的再信仰別種主義。三民主義，乃是唯一的革命原則。

遼陽慘劇

綏遠社會教育所

第一幕

關吉生 愛女受污
子侄被擄

佈景 一個中等農家的臥室

幕內正中置棹子凳子，棹上擺有茶壺茶碗等件，靠左邊置床一舖，床上疊置行李。

登場人物 關吉生 關劉氏(吉生妻) 關友仁(吉生子) 關友義(吉生侄) 關友蘭(吉生女) 日軍四(武裂)

開幕 (吉生在床上靠着行李吸水烟，關劉氏友仁友蘭均在棹飲茶)

吉生：「友仁！咱們昨天的買賣怎樣？葡萄出了多少？桃兒售的怎樣？」

友仁：「這幾日因為日本軍隊，到處橫制，以致市面人心恐慌，外縣的買賣，日形減少，自從昨天從瀋陽來了幾個逃難的人說，瀋陽被日軍佔了，城內的外縣買客，都驚的走去，所以咱們昨天的買賣不大好，祇是和幾個挑夫做了些，賣了十塊錢的葡萄，十五塊錢的桃兒，統計昨天共做了二十五塊錢的買賣。」

友蘭：「哥哥！瀋陽怎麼就被日人佔了？官兵也不抵抗嗎？」

友仁：「國家大事，你問我這白了，不啻和瞎子說話，你想我怎能知道呢，聽人說是侵略，我們當局者不抵抗。」

吉生：「(坐起)日人佔領瀋陽是確信嗎？」

遼陽慘劇

友仁：「是，昨天有幾個逃難的人來說，確實佔了。」

友蘭：「哈！官兵事先不知道日人作怪麼，也沒有一點準備麼？爲什麼忽然間就把瀋陽淪亡於倭奴手裡，這真是令人不解啊！」

吉生：「唉！現在的中國，那還說得上麼！一盤官吏都是充滿了自私自利的心，互相傾軋，造成了割據的形勢，不但不能同心協力的保國保民，共禦外侮，而且於某時間還要引狼入室，藉以慘殺自己的同胞呢！日本人顯破了中國的這個弱點，所以挑撥離間。屢次施行其種種的手段，來侵略！來壓迫！此次日本來侵佔瀋陽，事前並無什麼風聲，突然全部被日人佔領，事實上很顯明的，不是抵抗不住，實是無人負責抵抗啊！你們想想，若有人負責抵抗，那日本就是怎麼厲害，也不能馬上就把我們東北很重要的瀋陽全部佔領，孩子們！好日子恐怕過不成了！」

關劉氏：「日人佔領了瀋陽，與我們遼陽的百姓有甚關係呢？有錢的人常時納福，沒錢的人老是受苦，我們今年的買賣很好，怎麼就過不成好日子了！不打算自己的光景，才談起國家的大事來了，這才是多管閑事哩！」

吉生：「哼！你這昏昧無智的東西，懂的個什麼！你說於我們沒有關係，爲什麼我們昨兒至今沒有買賣呢？這不是受了倭奴的影響麼？瀋陽距遼陽有多遠，說個來也很快的。」

友蘭：「爸爸！你不要生起氣來，我媽沒念過書，對於這種情節，當然是不明瞭的，可原諒點！」

吉生：「友仁！你弟弟呢？」

友仁：「我弟弟在園子裡澆菜哩！」

吉生：「友仁！你和你弟弟在園子裏澆灌菜蔬，可操點心，日人既佔了瀋陽，說不定還要來我們遼陽，就是日人不來，潰兵退軍也是要來的，有了風聲，我們好預備躲避，你並且說給你叔叔嬸母和你諸弟妹們，大家都存點心，不要疏忽了，免受不測之禍！」

友蘭：「哥哥，你聽明白爸爸的話了罷，不要不在意了」，

關劉氏：「哼！這才是瞎操心哩！」

（此時友義帶驚色踉蹌跑來）

友義：「伯伯！不好了，我在園裡澆菜，聽得街上喊聲連天，婦孺們呼媽叫兒的不住哀號，我出去瞧了一瞧，原是日本軍隊來了，街上亂打亂捉，男女老少，紛紛逃走！我不敢稍停，急急跑回來了；敵人臨門，大禍迫在眼前了，伯伯！這該怎麼辦呢？」

（此時大家均是恐慌莫措的樣子）

關劉氏：「（向吉生）你歇什麼的呢？還不準備躲避！」

吉生：「你着急什麼！你謀的過你的好日子吧！日本人是不能侵犯你的！」

友蘭：「爸爸！這般時候了，還生什麼氣！咱們該怎麼躲藏呢？」

吉生：「女兒！你想事情到了這時候了，各街各巷都是日人亂動，我們是沒處去躲藏的，唉！沒法子，那時來了，那時再說，跑出去也是走不脫的，莫若就在家裏伏着吧！」

（此時甲，乙，丙，丁，四個日軍上）

甲：「夥計們！快點走！咱們找個好姑娘，快活！快活！來到中國了，任我們作爲吧！」

乙：「是！那裡找去呢？」

丙：「（用手指着）咱們就進這個往所裏找一找，看有沒有！」

丁：「好！咱們嘗一嘗支那人的滋味！」

（四人在幕中巡繞了一週，直入關宅）

甲：「快走！快走！小心跑了的！」

乙、丙、丁：「是！是！將槍揮起來！如果逃跑，可開槍射擊，」

「日軍進了關吉生的臥室，（關吉生全家驚呆）二個獸軍將友仁友義，用繩綁住，置於一壁。一個獸軍將友蘭抱在懷內坐於床上，一個獸軍將關吉生關劉氏用槍杆打跑，三個獸軍亦上床爭抱友蘭取樂。」

甲：「真美極了！」

丙：「這個支那女子生的就是漂亮，看這胳膊有多們柔綿呢！」（用手摸着）

乙：「哈呀！真輕秀呀！」

丁：「這才 快活極了！」

（四獸軍循環擁抱爭玩，友蘭已如死人一般了，）

（友仁友義弟兄二人，咬牙切齒均作流涕狀，）

甲：「天氣不早了，這個女子也乏困了，咱們走得了，明天再來玩吧！」

乙：「好！走罷！」

丁：「這兩個人怎麼辦呢？」

甲：「將他綁回咱們營部，給咱們運送東西吧！」

（四獸軍將友仁友義二人擁統而下）閉幕

第二一幕

關吉生愛女自殺

佈景 一個中等農家的臥室

遼陽慘劇

幕內正中有棹有橙均是雜亂不齊整的樣子，靠左邊置床一舖，

登場人物 關吉生 關劉氏 關友蘭

開 幕（友蘭在床上躺着呻吟流涕）

關劉氏：「（面帶泣色，徐徐而上，且走且說，）嗟呀！好厲害的日本鬼子，把我飽飽的打了一頓，打的我頭暈目眩渾身發抖，我和我老漢被倭奴打出來，祇顧亂跑，不知把個老漢跑到那裏，孩子們被倭寇綁住，現在也不知怎麼，好端端的一家人家，忽然遭了倭寇的摧殘，以致東奔西竄，骨肉分離，唉！真慘痛呀！天氣也黑了，不知這倭奴們走啦沒有？這般時候了，兒女們都遭賊人之手，不知死活，我還活什麼今日拼上這個老命，回去看看家裡的情形是如何，唉！真痛心的很！」

（在幕內繞行了一週，走進臥室，見關友蘭呻吟流涕，急忙跑到床上抱着，）

關劉氏：「（哭）女子！你……你……你怎麼着呢？成了這個樣子！莫非被獸軍……」

友蘭：「（哭）媽啊！媽從那裡回來麼？我爸、爸呢？女兒是受污到極點了，媽啊！我是不能再活了！唉！好苦呀！」

關劉氏：「女兒！你別氣！你別心傷！唉！沒法子的，活到這個年頭上，誰還能說得起！你寬心些！沒有把你槍了，這是萬幸啊！媽和你爸爸祇顧逃跑，後來我也不知你爸爸跑到那裡去了，友蘭！你哥哥呢？」

友蘭：「唉！我哥哥們被那獸軍綁在地下，綁了半天，後來女兒被獸軍蹂躪，驚駭的不知人事，也不知獸兵

何處走去，也不知我哥哥們到了那裏，大概是被日軍擄上去了，唉！媽啊！我爸爸也不知跑到那裏，怎麼還不見回來，壓呀！媽啊！女兒是不願意再活了，可恨的倭奴呀！真是喪盡天良的野獸啊！媽啊！
！還在吧！（從床上猛起，向地下直躍，）我是……」

關劉氏：

（急忙抱住，哭着，）女兒！你做甚？你哥哥們現在不知好歹，你爸爸又不知下落，祇留女兒你一人，你若自盡，留下我該依靠何人，該叫我怎樣的痛煞！」

（母女相抱而哭關吉生徐徐上）

吉生：

（自言自語）哼！好厲害！好怕啊！祇顧沒命的逃跑，把個老婆子也丟了！她也不知躲在那裡，孩子們叫倭奴捉住，也不知怎麼受刑，可愛的友蘭女兒，她也不知是否受了獸軍的糟踏，唉！不估計今日就是我國門父子離散，家破人亡的個日子，可恨的倭寇，我中國果何有負與你日本，而你們屢次的來侵略！來欺壓！我們這小百姓，又和你們有甚仇恨！竟慘暴兇狠，不講人道的來屠殺，唉！當局的人們！你們為什麼不顧領土的主權，不憐念慘苦的百姓，派兵抵抗，竟讓倭奴來任意暴行呢！唉！怨恨什麼？誰叫你在這個年頭上，做了小百姓呢！夜已深了，我回去看看，家裡的情形是怎樣！」

（吉生慢慢的進了院，走入臥室，看見關劉氏與女兒相抱哭泣，急急走到床邊，）

吉生：

（向關劉氏）你回來了？

關劉氏：「唉！回來啦！」

遼陽慘劇

吉生：「友蘭！你怎麼逃脫虎口？」

友蘭：「（哭）爸爸！誰想咱們還能見的，那日軍真強暴呀！女兒是不能見人了！」

吉生：「唉！（垂頭不語，少刻。）你哥哥們呢？」

友蘭：「（哭）我哥哥們已被倭寇擄上去了！」

關劉氏：「（向吉生）你和友蘭坐着，我到廚房做些飯吃？好好小心女兒的，他是要……」

吉生：「明白了！你去吧！」（關劉氏下）

吉生：「友蘭！你別苦腦，沒法子，年分所使，誰家能說得起呢！你把心放的寬大的，現在的時勢，能討得活

命，就算很好了。」

（說着垂頭作睡的樣子）

友蘭：「爸爸！惱受驚了，乏困了，上床躺去吧！不要顧慮女兒，看勞壞了身體的，」

吉生：「友蘭！你坐着，等你媽拿來飯吃，我上床休息休息，唉！實實乏困極了！」

（吉生上床靠着行李躺着睡着，友蘭坐在床前獨自深思飲泣。）

友蘭：「（哭）唉！一個人成了這個樣子，還能見人麼？活的莫若死了痛快，我今生懦弱，不能殺倭奴，雪仇恨，來世也要和倭奴鬼子種個死活，爸爸！媽啊！想見女兒是不能了。」

(說着用刀扎入肚內，壓呀一聲倒於地下，)

吉生：「(夢中驚醒)壓呀不好！(由床上跌在地下抱着友蘭大哭)友蘭！你……你……你怎麼這樣的忍心。撒

開老爸爸和你老媽媽而去了……！痛煞我了……」

(關劉氏在廚房聽着吉生大哭，急忙跑出來)

關劉氏：「啊呀！媽的兒呀！你今死去，叫媽該如何的痛心，如何的傷慘呀！唉！日本鬼子，你是把我們害極了！老天啊！你怎麼不給倭奴個報應呢？……」閉幕

第三幕 關吉生子侄遭害

佈景 一個城市的街衢狀況

登場人物 關友仁 關友義 日軍五人

開幕 (友仁友義肩荷菜蔬徐徐而上)

友仁：「弟弟你乏不乏呢？」

友義：「啊呀！實在乏極了，壓的我個肩膀實痛呀！哥哥你呢？」

友仁：「我也是困了，咱們歇一歇吧！」

友義：「不用歇了，被倭奴聽見，又來毒打我們，每日挨打的痛苦，壓呀！我是受不了的啊！昨兒被打的腰部，

遼陽慘劇

「今天這痛的很！」

友仁：「不要緊，來了再說，」

（二人將担子放下坐於地上）

友義：「哥哥！咱們少歇一會兒，免得倭寇來了，皮肉受苦，」

友仁：「唉！弟弟！歇也吃苦，不歇也吃苦，那們也是個活不成。你看咱倆自從那天被倭寇綁來，日夜擔送菜蔬，稍有遲慢，即遭毒打；你想入的力勁，如何能支持這牛馬不堪的勞苦呢！回想咱們離家時，友蘭小妹被倭寇擄下那般樣子，至到如今，你我不能回去看看，不知他的生命如何，你伯伯和你伯母，被倭寇打的也不知跑到那裡，衆叔叔嬸嬸和諸弟妹們，又不知漂落何處，我們父母不得團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思想起來，好不傷慘啊！（哭）痛心啊！咱倆雖然在一塊兒，但受的痛苦，牛馬不堪，那如死了痛快些！這種亡國奴的生活，唉！真難受呀！」

友義：「哥哥！傷心事，越說越傷心啊！倭寇不去，你我們是不能安寧的，我們也是一死了，與其終日受這不堪的苦楚，莫若給父兄們報一報仇，殺上幾個倭奴，洩一洩我們的恨，死了也就痛快一點，」

友仁：「是啊！弟弟的主義很好，像這樣無剛無血，每日給人家當牛馬的人，活得也是愧煞，不能雪恥報仇，九泉之下，何以對得起父兄呢！寧為報仇雪恨而死，也不做亡國奴的牛馬生活啊！」

友義：「哥哥！是的，不與仇人並立，才算真正有血性的男兒，我們今晚準備一切，可叫倭奴認識認識！」

（一個日人上，將友仁每人打了一個嘴巴子）

日人：「你們不給我們擔送菜蔬，在這兒咒罵誰呢？今晚你們準備什麼？」

友仁：「你媽的！準備殺你，又來欺負啦，你看看的爺爺厲害！弟弟！奮鬥！打啊！」

（友仁二人將日人掀倒地下，用拐杖盡力毆打）

日人：「（高呼）啊呀！支那人暴動了，快來救命啊！」

（甲、乙、丙、丁、四個武裝日軍跑來，將友仁友義一齊捆住。）

甲：「打壞了沒有？」

日人：「啊呀！打的够受了，趕快把他消滅了，這支那人起來真了不得呀！」

友仁：「你媽的！知道爺爺厲害就不錯，爺爺是要報仇的。」

乙：「這個小羔子，還罵我們，把他眼剜了！舌拔了！」（一個日軍將友仁舌拔出，眼剜去，）

丙：「你罵！」

丁：「再把他的陽具割下，使他認識我們的厲害！」

（一個日軍，將友仁陽具割下，祇聽唔！一聲！友仁死去，衆日軍拍掌大笑！）

甲：「看你支那人服不服呢？」

友義：「你們這樣暴的鬼子，爺爺是不服的！今生不能殺你，以洩我恨，來世也是放不過你的……」

乙：「這個小羔子，更強硬呀！把他肚割開，將心摘下，哼。不怕你不服！」

「一個日軍用刺刀將友義的肚一割，祇聽友義媽呀！日本鬼子啊！死去。」閉幕

第四幕 關吉生率眷逃生

佈景 幕內左邊祇設城門一座

登場人物 關吉生 關劉氏 日警二人

開幕（甲，乙，兩個日警荷槍實彈，分站於城門兩旁，關吉生夫婦身穿花子衣服，徐徐走上，）

吉生：（向關劉氏低語）快走！快走！小心倭寇趕來的，到了城門上，我們就說是討飯的花子，」

關劉氏：「是！是！低聲些！」（二人走到城門前）

日警甲：「你們要到那裏？」

吉生：「我們是要出村的，」

日警甲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？」

吉生：「我們是討飯的花子，」

日警乙：「不能出去！」

吉生：「老爺們！我們兩日啦，沒有用飯，餓的實實難忍，老爺們寬恩些，放我們出去討點飯吃！」

日警乙：「不能！餓死也活該！誰叫你做了支那人呢！」

日警甲：「一個討飯的花子，放他去吧！你看他那個樣子有多麼可憐呢！」

日警乙：「哼！可憐他做甚！（喊着）去罷！」

（用槍托戳了吉生和關劉氏一托）

（此時即將城門一景撤去，日警下，少刻，吉生夫婦復上。）

吉生：「（點頭）啊呀！好走！好走！」

關劉氏：「這可逃脫虎口了，好厲害的日本鬼子，」

吉生：「走遠了，不要緊啦，我是乏極了，咱們休息一會兒，再走罷！」

關劉氏：「休息罷！嘆（吁氣聲）！好腰痛呀！」（夫婦二人坐于地下）

吉生：「唉！可恨的倭鬼子啊！你是把我們害苦了，把我的愛女蹂躪死不說，又將我的子侄也慘殺了，大家

人，死的死了，亡的亡了，真傷慘啊！你我二人逃出這郊野外，諺到那裏存身呢？」

關劉氏：「唉！提起兒女的活來，我真要痛死啊！你想那種目不忍觀的慘刑，莫說你我是父母兒女的關係要痛心

「就是兩不相干的鐵石人兒也要下淚的！唉！你我兒女是如斯而死，其他受日軍慘殺的人，類如你我兒女死的也不知有多少啊！（哭）中國的當局者，他們是看不見似的，實在說來，我們的創傷處，還不是他們不抵抗賜給的嗎？」

吉生：「你別要悲傷了，別要怨罵了，沒法子，悲傷怨罵也是無用的，咱們走罷，我送到你安吉莊二表弟那裡，暫爲存身，我再到黑龍江投親求借去！」

關劉氏：「唉！走罷！誰想亡國奴的生死，你我都身受飽嘗呢！」

吉生：「唉！當局者，不負責！不抵抗！同胞們不猛醒！不團結！不奮起！恐怕中國全部淪之！人人都要成了你我的景況呢！」

（二人起來徐徐而下）閉幕

第五幕 關吉生哭訴慘情

佈景 一個中等人家的客廳

登場人物 王在仁（吉生表兄） 關吉生 趙興邦（新聞記者） 郭蘇民（新聞記者）

開幕（在仁吉生坐在客廳）

在仁：「表弟！你逃來這裏，我諸表弟表侄們那裡去了？」

吉生：「（哭）唉！提不起來了，慘……慘……慘痛的很呀：」

在仁：「表弟！別要哀傷！怎麼的情形？你說給我聽啊！」（吉生垂淚，不能言語，）

（此時趙興邦郭蘇民上）

興邦：「郭先生，聽說昨天有遼陽逃難的個老翁，來到咱們黑省投親，住在王在仁家裡！咱們可去訪訪，探探遼陽的情形，」

蘇民：「是！咱們去詢訪，詢訪！」

（二人在幕內行繞一週，）

興邦：「（作拍門狀）王先生！王先生！」

在仁：「（起來向外開門）呀趙先生郭先生來了，快請進來！」（三人相讓入坐）

蘇民：「王先生好吧！」

在仁：「好說！您們二位駕臨敝舍，有何貴幹？」

興邦：「我們聽說王先生這裡，有從遼陽來了個逃難的老翁，我們特來詢訪日軍佔領遼陽的情形來了，不知這個老翁在不在呀！」

在仁：「好啊！您們是來探詢新聞來了。這關心國事的，（用手指）這個老翁就是，表弟！這兩位先生是新聞界，

遼陽慘劇

上的，聽說你來了，特來詢問日軍佔領你們遼陽的情形來了，你可詳細的敘述一下子，二位先生是能給你宣佈冤情的啊！」

吉生：（△——是——是——）

蘇民：「這位老翁你住在遼陽什麼地方？所務何事？家內有多少人？日軍佔了遼陽是如何的舉動？你怎麼一人逃到這裡？你別哭——慢慢的說來，」

吉生：

「唉！我是住在遼陽城內懷王寺裡，以種園圃爲業，有葡萄七架，桃樹三十六株，一家兄弟子侄十七口，侍以溫飽，不意於九月二十二三間，日軍侵佔了縣城，全城民衆，伏處穴居，晝夜不得安寧，街道上，除爲飢寒所迫，和被擄掠之人，不得已而行走外，概無其他人跡，日倭寇之暴行，極爲劇烈，擄掠婦女，公然奸淫，其稍作抵抗者，即行槍殺，殺害青年，以作歡樂，我家十七口人，東跑西竄，不知跑到那裡，至今仍有不知下落的，我有一女，名叫友蘭，年十九歲，業已許了人，爲日軍蹂躪，事後泣告家人，自謂除一死外，再無他途，我不忍見女兒死，加意防守，誰想我因勞苦過度，躺在床上睡着，我女兒用刀破腹，死在床下，我的長子友仁，年二十三歲，姪兒友義，年十七歲，被日軍擄去，終日驅遣他們袒述菜蔬，有時輸送較遲，日軍即行毒打，某日兩人因受不了日軍的慘暴，稍爲辯白，觸怒日人，遂行殺害，死時最慘，長子被剜眼拔舌，並割去陽具，姪子被破腹挖心，市民聞者，無不下淚，而日寇當時鼓掌大笑，以作歡樂，我家當時雖知，恐再遭毒手，不敢舉哀，所以和我妻劉氏，於九月二十七日，改裝討飯的花子，乘間逃出，沿途乞食，內人因年邁衰弱，加以路途遙遠，不能來此投親，所以到了遼陽鄉間我表弟家裏存身去

了，我的親友多在吉黑兩省，故安頓內人於彼處，隻身來此，尋親求借，以度殘生來了，（淚如雨下）二位先生，您們是關心國事的，具有愛民心的，像我這樣零丁孤苦的人，您們可援救援救我，給我宣佈宣佈我的慘冤之情，我是感恩不盡的啊！」

蘇民：「唉！老翁：你真慘啊！真苦啊！可恨的倭鬼子，如此的不講人道，真可殺！真可殺！老翁你別太悲傷了，已死不能復活，悲傷也是不濟事的，你可就在王先生這裡住上幾日，我們明日把你這段慘痛的情形，登載於報端上，使當局者知道知道，另一方面，我們給你向各界人士募捐幾元錢，救濟你一點！」

吉生：「感謝！感謝！」

興邦：「好說！我們是同胞！我們是要互助的，你可安心些好呀！」

蘇氏：「王先生！你們是什麼關係？」

在仁：「我倆是表兄弟呢！」

蘇民：「好了！你可時時勸解他的，別要叫他再苦腦壞了！我們好給他辦理些墓金，」

在仁：「（點頭）是！是！是！」

蘇民
興邦

：「（站起）王先生！老翁！你們在吧！我們走了！」

（在仁
吉生）齊站起送行（閉幕）

遼 陽 慘 劇

蚌埠老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
第一幕 張成賓進城買物

佈景 一個中等人家的臥室，室內有床有櫥有櫃子，牀上有花瓶，一切用具俱全。

登場人物 張成賓年七十歲 李氏年六十餘歲 張玉蓮年十六七歲

開幕（張成賓在床上靠着行李抽水烟，李氏在床邊坐着，）

成賓：「天氣已漸漸的涼啦，咱們也預備得棉衣了，我今天想進城去，買点布啦！棉花啦！你有什麼買的呢？」

李氏：「是的！預備得了，拿回來早些縫，免得臨穿時着急，我也沒有什麼買的，」

成賓：「你叫女兒拿水來，我喝些兒！」

李氏：「玉蓮！拿水來，給你爸爸喝！」（幕內答應知道了）

成賓：「玉蓮這幾天和從前大不相同，滿面愁容，不知是為什麼？她來了問問她，我好放心，不然我一見了她那

愁眉不展的態度，就要感到愁悶，使我心上不快活，就是你恐怕也不忍心的看她那面孔吧？」

（玉蓮端着茶碗茶壺上）

玉蓮：「爸爸！您今天換了衣服，往那裏去呀？」（隨倒一杯水給他爸爸喝）爸爸喝水吧！」

蚌埠老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
成賓：「我是要去進城去，買些布匹棉花，秋涼啦，咱們好預備穿！」

玉蓮：「爸爸！我哥哥前天給我寫來信，說他在學校裡沒有錢了，叫我和爸爸說，給他寄個二三十元，慫今天進城去，可給我哥哥寄上幾元，免得他在南京受窮！」

成賓：「我給他寄罷！玉蓮！你這幾天為什麼不高興呢？你有什麼事，說出來，我好給你辦理，或者想要穿點好的，你要什麼材料呢？我進了城，給你買回來你做的穿，（玉蓮不語）你為什麼不理我呢？」

李氏：「玉蓮！你爸爸問你，你怎麼不說話，你別生氣，你有什麼事，儘可說出來，我們替你辦理，不要放在心頭，自己生氣，累壞了身體，」

玉蓮：「爸爸！媽！我有一件事情，說出來，恐怕不能允許孩兒，」

成賓：「你說吧！我們一定能允許你的，」

玉蓮：「爸爸！媽！我哥哥從前和我說，叫我好好讀書，待高小畢業了，繼續升學，我今年已經畢業了，還們為什麼不提我升學的話，叫我升學呢？因為前途的關係，我不能不愁悶呀！」（說話時帶一種很和氣的聲調。）

成賓：「我當你是爲的什麼！原來要是升學的，你別愁悶，你給你哥哥寫信，叫他趁年假上回來，明春倆個相隨上去罷！我進城去呀！你有什麼買的東西呢？」

玉蓮：「我沒有買的，」

成賓：「天氣不早了，我要走，」

李氏：「想起來了，去不成啦，牲畜被討賬的騎上走啦，」

成賓：「十里來地，我也不騎牠，步行慢慢的走吧！」

李氏：「你這人怎麼糊塗起來了，不騎牲畜，買上布匹棉花，怎麼往回拿呢？」

成賓：「相距不遠，我買上叫他們差個小夥計送回來，」

玉蓮：「爸爸！您今天回來不回來呢？」

成賓：「我趕晚上一定回來，」

李氏：「既然今天晚上要回來，不要延遲了，趕快走吧！」

成賓：「是！是！是！」（成賓拿着拐杖下）

李氏：「玉蓮！你別愁悶，放的心寬點，明年一定叫你去升學的，」

玉蓮：「笑着」知道了，您不要掛心！閉幕

第二幕 張成賓

目擊反日標語及畫刊
憤恨倭奴慘暴行為

蚌埠老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
佈景 一個城市的形式

幕內四面均設鋪號，壁上均貼反日標語以及倭奴慘殺東三省同胞的畫刊，其標語畫刊，可隨時自由擬之。

登場人物 張成賓 王啟民（學生） 張宣心（學生） 商人四五個

開幕（商人四五個，分站於所設之鋪號內，王張二人盤旋場內，向各鋪號做檢查日貨狀，）

張宣心：（向商人）日本侵略我們的東三省，慘殺我們的同胞，種種非人類的暴舉，你們大家在報紙上，想都看到了，況且我們屢次宣傳的，你們也聽到了，我們現在實行和牠經濟絕交，不買日本貨，不賣給日本原料，你們行裡現存多少日本貨？我們檢查！檢查！」

商人：「你們是那個機關上的？」

王啟民：「我們是反日救國會的，專事檢查日貨，從今以後，把現有的日貨辦了登記，再不准販賣日貨了！」

商人：「先生們！檢查罷！現存的日貨是無幾了，所有的還是早買來的，自從東三省事件發生之後，我們概不販運了！」（王張作檢查狀）

（張成賓拉着拐杖上，作左瞻右顧的狀態，）

成賓：（自言自語）哈！我幾個月的工夫，沒有來城裏，怎麼街市上大變啦，這牆上花紅柳綠的，是貼的些什麼？這麼的多，我要細細的瞧一瞧，得個明白才是呢！」（作看狀）

成賓：「（自言自語）唉！這寫的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實行對日經濟絕交的話，這又是怎麼看呢！」（成賓又轉向別的牆上看）

成賓：（自言自語作驚恐狀）啊呀！了不得了，日本把我們的東三省也佔了，哼！看這倭奴（用杖指畫刊）有多麼厲害，把我們東三省的同胞，不是剝心，就是割耳朵！割鼻子！掏眼睛！槍斃！唉！東三省的同胞們，你們前世是怎麼造化！竟受了這樣的慘刑呢！哈！這倭奴真是萬惡滔天了，（用杖擊地）該殺！該殺！（此時王廣民張宣心二人向各商號檢查日貨已完竣）

啓民：（用手向成賓肩上一拍）老翁！你氣恨誰呀？你看這個畫刊，你懂的畫刊上的意義麼？」

成賓：「（很和藹的）我也略曉一二，但對事實上不大明白，你貴姓？你們是作甚事的？」

啓民：「我姓王，這位（用手一指）是姓張，我倆都是學生，因日本無故出兵，侵佔我們東三省，我們進行反日運動的事情，要與日本實行經濟絕交，特來各商號檢查日本貨，辦理登記，不讓他們再販運日貨，務要提倡我們的國貨呢！」

成賓：「這張畫報上，畫的日本人慘殺東三省的同胞，是多麼厲害呀！這是真確的嗎？」

宣心：「唉！老翁！您是住在鄉村，不甚明瞭，日人在東三省的獸行，實在說來，還比這畫刊上慘暴的多！牠們這次無緣無故的出兵東省，將我們的鐵路用砲彈炸毀，把我們各機關完全佔領，最可痛心的是將各學校的

蚌埠老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
男女學生，割眼！斷手！用槍斃！現在死傷的男女學生以及愛國的青年們！簡直是數不勝數了。至於東三省，一切的財產損失。那是更不堪言了！」

成賓：「（以杖擊地）哈！就是這樣的慘暴們！」

啓民：「老爺！實在是慘暴的很，日兵所到之處，把婦女們任意姦淫，稍不順牠的心，就槍斃了，扔在溝裏，東三省官長們的公館，日兵差不多是要燒完的，現在天津上海日人也來作怪哩，老爺！大難臨頭了，我們不奮鬥，是要當亡國奴的，您看東三省的同胞們有多麼可憐呢！您回到鄉裡去，趕快叫人們起來奮鬥吧！」

宣心：「老爺！您來做什麼？」

成賓：「秋寒啦！我來買些布匹棉花，預備穿，唉！不買牠了，國家成了這個樣子，救國要緊，我要回去叫鄉裡的年青人們趕快當兵，去打日本倭奴，給我們東三省的同胞報仇！雪恨！」

（且說且走下）

啓民宣心：「這是個好老爺！爲救國，不願穿衣服，他知道亡國奴不是好當的，同胞們！快醒來吧！不要睡了！」

了！」閉幕

第二幕 張成賓

勸告鄉人當兵
抵抗日本倭奴

佈景 一個鄉村街市的狀況

登場人物

張成賓

老鄉農 共七八人

開幕（鄉農七八人坐在街上閒談，）

甲：「今年這個年頭，真難過呀！種了些莊稼，險被大水淹沒！」

乙：「哈！真厲害極了！我今年弄的吃用也不够啦！」

少年：「唉！您們叫喚什麼！狼擺走尾巴啦，還不够淺災嗎！您們看蕪湖等處的水災，有多麼厲害，房屋地土，

浸在水裡不說，淹死的人就够幾千萬，我們這實在說來，還是天堂上活的呢！」

（此時張成賓拄杖而來，）

少年：「張伯伯！進城回來啦！城內有什麼事情呢？還幹麼去？」

成賓：「長吁了一口氣滿眼落淚唉！不說罷，了不得了，年青的人們還不去當兵殺敵人，待死的不成麼？」

老年人：「張哥！怎麼了？你哭什麼？有了甚事啦，你快說我們聽聽！」

成賓：「我進了城，看見街上和前幾個月不同了，牆壁上貼的紅的綠的，我當是幹麼，定睛一看，唉！不好了

是日本人佔了東三省啦，殺害我們的同胞哩！別眼！割心！種種的慘狀，那真是難說！我正醺醺中間，來了個王先生和張先生，給我詳細詳細的講說了一遍，我才知道，不只是殺害我們的同胞，而且把鐵路

蚌埠老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
炸斷，佔領了各機關，將東三省霸為牠們的了，至於搶掠財物，那是不要說的了，最可怕的是把婦女們奸淫了，活埋在這坑裏，哼！您們看這日本鬼子惡不惡呢？不但東三省是這樣情形，天津上海又給作怪起來，年青的後生們！不要獸的了，快快去當兵殺倭奴罷！你們如果不醒悟，倭奴殺到我們村裏，你們想抵抗也就遲了！」

三四個少年都說：「哼！這小日本這們可惡麼？」

成賓：「可惡不可惡，不在國大小，是在國內的人團結不團結！你若不團結起來抵抗牠們，任牠們為所欲為，再比日本小的國，也要來侵略你的，我們中國在世界上不是個大國麼？為什麼受人家這樣的侵略呢，原因就在不團結的上頭，外國人常說，「中國人是一盤散沙，南方有事，北方不管，北方有事，南方不理」，這話說的一點也不錯，我們中國屢受外人的侵略，大破綻就在這一點，倘若團結一致，倭奴何敢如此作怪呢

！

衆少年同說：「是的！是的！我們趕快要團結，事在急行，天晚了，我們大家都回吧，明天去當兵打仗殺倭奴

！」(下)

成賓：「好青年！好後生！勇敢！勇敢！能愛國給國家出力，才是人生的真價值，奮鬥！奮鬥！唉！(向衆老農走罷！活在這年頭上，真難過呀！)」閉幕

第四幕 張成賓

憤日成狂
懸樣自殺

佈景 一個中等人家的臥室，室內有床有棹有橙子（同第一幕）

登場人物 張成賓 李氏 張玉蓮

開幕（李氏坐在床上，張玉蓮坐在橙子上，）

玉蓮：「媽！天氣這般時候了，我爸爸怎麼還不見回來呢？」

李氏：「他日久了，沒有進城去，今日進去，給你哥哥寄錢呀！買布呀！等等的事情很多，人老了，一日是忙不來的，今天我看來必回來，」

玉蓮：「我爸爸走時說的一定回來，我們待一會兒罷！」（成賓上）

成賓：（拄着拐杖，氣恨恨的走來）可恨！可恨！可恨的倭奴！可憐！可憐！可憐的東省同胞！（用手做敲門狀）玉

蓮！玉蓮！開門來，」

玉蓮：「媽！我爸爸回來了，」起作開門狀，成賓入室他下，滿眼落淚，不言不語）

李氏：「你買回些什麼來？爲什麼成了那個樣子呢？」

（成賓仍不語）

玉蓮：「爸爸！你怎的不說話，哭什麼呢？」

蚌埠耆農張成賓憤日自殺

成賓：「唉！不能活了，日本倭奴是反了，把我們的東三省也佔了，炸毀我們東省的鐵路，燒毀我們東省的民房，奸淫我們東省的婦女，慘殺我們東省的青年學生，剝眼！摘心！割耳朵！拔舌頭！種種的慘酷行為，實難盡數，各地的日本人，如天津啦，上海啦！又暴動起來了，國難當前，我們快要當亡國奴，受日人慘殺呀！我還買的個什麼布，穿的個什麼衣，可憐的東省同胞們，受倭奴的慘殺，每日不知死幾百幾千！無人去顧念他們！我們今日是這樣，明日說不定日人就來慘殺，預備衣服幹麼呢！」

李氏：「你這老糊塗，人家當局的人，還不做什麼，你倒成了這個樣子，哼！你可沒出息死啦！」

成賓：「唉！你懂的個什麼！玉蓮！你給你哥哥寫個信，叫他不要念書了，去當兵殺倭奴去罷！救國要緊，現在若不起來抵抗，將來不但不能讀書，性命恐怕也如同東省的同胞，要送在日人手裡的。」

玉蓮：「是！明白了！」

李氏：「別聽你爸爸的話，老糊塗！」（用眼瞪着成賓）

成賓：「哼！看你那個樣子，給我做點飯去！」（李氏玉蓮均下）

成賓：（垂頭默坐，忽然起來大笑）哈哈！王先生張先生真不錯呀！他們是愛國的，哈哈！好！好！

成賓：（忽又哭着）唉！東三省的同胞們，你們是多麼的可憐呀！悽慘呀！……

成賓：（又恨着）哼！倭奴竟這樣的無仁道，真是野獸呀！可恨！可殺！」

成賓：（又悲嘆着）唉！不能了！不能了！這大年紀你還活什麼！想什麼！唉！唉！（點然盤旋了一時）唉！還待日
兵來殺嗎？算了罷！」（用繩自縊樣上）

（少刻，玉蓮上）

玉蓮：「爸爸吃飯吧！你站什麼的呢！往前一走驚怕」囑呀！嗎呀！我爸爸上吊了！快來！快來！」（哭）

（李氏驚怕的且走且跌的跑出來，）

李氏：「囑呀！了不得了！」（抱着成賓大哭起來）唉！可恨的日本鬼子呀！你把我老漢的命也要上走啦，我是和你
誓不兩立的呀……」閉幕

愛國劇

第一幕 老太太怒罵日寇

佈景 一個中等人家的客廳

牆壁上懸掛水墨丹青，正中置八仙棹一個，棹上遮蓋花線毯，擺有茶壺茶盤等件，左右兩邊置小凳子三個，靠左再斜置小棹子一個，（相距約二三尺遠）棹上遮蓋紅毯，上有報紙數張，並置小凳子一個，

登場人物 李魏老太太年五十許 李李氏年三十四五歲（老太太之媳）王李氏年三十三歲（老太太之女）

愛國劇

王月娥年十三四歲（老太太之外孫女）

開幕（李李氏王李氏王月娥均在坐）

王李氏：「嫂嫂！我住了十多天啦，今天要回去的，你將我的衣包取來，遣寶孩子送錢我吧！」

李李氏：「你回去有什麼要事呢？再住上幾天吧！」

王李氏：「顧不得了，家裡雖說沒有要事，但是出來十多日子了，却有點不放心，我要回去看看，」

李李氏：「你別操心，怕丟了門麼？寶孩子今天也不在了，老太太近幾日，因日本佔了東三省，每日痛哭流涕，恨爲僂奴，以致飲食不能按時而進，精神日趨衰弱，有時簡直像發狂的樣子，年邁的人了，我實是有點心憂，我勸是勸不住的，你們是母女之情，勸解勸解，或能止住，況且老太太見你在着，心上也是快樂的，你再住上三兩日吧！等老太太的精神恢復起來，你再回去，你的心坎裏，也就安然了，我也少點寂寞，」

王李氏：「嫂嫂！你的話是很對的，我應當多住幾日，陪你孝養老娘，免得你一人孤悶，但是我對家裡總有點不放心的呀！」

李李氏：（面帶微笑）唉！你別太固執了，是的，思家想漢，人之常情，不過在現在情況之下，日本人是那樣的囂張橫暴，說不定那時就要來，我們今日在一塊兒，明日不定受日人之摧殘，就要分離的，你忍耐些

，再和老太太往上幾天，我想日本人怎麼厲害也不至於一二日內就可來到北平，就是來了，外人說起，總是說你是個撒夫孝母的人啊！」

王李氏：「（稍帶慚色）你是那裡來的這些話，不走了，我要住的叫你生起討厭心才算哩！」

李李氏：「不走好呀！月娥你去請你婆婆到外邊坐來，免得老人家一個孤悶，」

月娥：「是」（月娥下，少刻，偕李魏老太太上，王李氏李李氏均站起作候安狀，）

王李氏：「老娘今天精神吧！」

李李氏：「（點頭）精神！精神！（且說且走，坐於左邊的小棹閱報）這是今天的報嗎？」

李李氏：「是的！」

老太太：「（閱了一會兒拍桌大罵）哼！可恨的日本小鬼子，竟這樣的險惡，霸佔了我的東省，還要向山海關一帶進兵。侵奪了我滿蒙，又要擾亂我平津，似這樣的貪婪，真是不奪不脛，我中國有何負你之處，而你又不顧同種之情，屈文之誼，屢次的來侵佔我土地，竊奪我權利，毀壞我們的交通，而我一般渺小的人，跟你們又有何仇何恨，而任意施行其非人類的獸行，砲炸，槍決，姦淫慘殺呢！啊呀！世界上真沒公理了！」（作氣哭狀）

王李氏：「媽啊！慫別氣，這是世道，沒法子的，這大的年紀了，以身體爲重，累壞了身體，該叫女兒如何

呢！」

老太太：「唉！孩子！國家成了這個樣子，亡國奴的現象，擺到眼前了，像這有強權無公理的時勢，我們活的也是無味！受罪！死的也就够遲了！」

李李氏：「媽啊！當局的人都是鎮鎮靜靜的，您何必這樣氣憤呢！媽啊！身體爲重，却不可累壞了！」

老太太：「唉！我不知道鎮靜是甚，眼看敵人的刀子，指到咽喉上了，再鎮靜就算死過去，他們說鎮靜，不過是好聽罷了，與放棄有什麼分別呢！他們怕什麼。至大在歷史上，落個喪權辱國者，而我們百姓呢！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有多麼可憐傷殘啊！老實的說一句，我們中國還不是他們自私自利，不能團結振作，陷於一劫不返的地步麼！唉！你們無須兒女似的互慰，兒女似的傷悲啊！我們是失去自由了，有血性的男女健兒們，只有自求，倚賴別人是行不通的，努力！努力！」

（此時老太太，不住的長吁短嘆！氣憤落淚！）

王李氏：「月娥！你領上你姪姪去上街遊遊逛逛！這幾天是煩悶的很！」

月娥：「姪姪！走罷！咱們上街遊遊罷！」

老太太：「唉！走罷！逛罷！活的也是有日子了！」

（老太太月娥下）

李李氏：「你看老太太這個樣子，你若走了，我真要麻煩死！」

王李氏：「唉！老人家的愛國心太熱了！」閉幕

第二幕

老太太投河自盡
洋車夫不拉倭奴

佈景 北平東便門外花園圍運糧河一帶的景况

登場人物：李魏老太太 王月娥 農人二 警察二 日人一 洋車夫四五

開幕（洋車夫在幕內兩旁各坐在各的車子旁邊互相閑談，）

甲：「夥計！你拉了多少買賣啦？」

乙：「無幾！今天才拉過一個客，賺了五角，你呢？」

甲：「我今天還沒有開市呢！」

（李魏老太太王月娥徐徐而來）

衆車夫：「老人！坐車！坐車！」（老太太不答）

月娥：「魏魏！咱們還去那兒逛呢？」

老太太：「噢！這是花園圍，咱們再往遠走走吧！」

（李魏老太太王月娥下）

丙：「哼！你們看這個老太太，仔細的像個坐車人嗎？你們就是瞎忙！瞎忙！」

丁：「我們做的這個買賣，怕碰釘子麼！誰坐誰不坐，那是說不定啊！」（日人上）

日人：「（高喊）洋車！洋車！」（衆車夫互相使眼，表示不拉，皆不應聲，）

日人：「（走至車夫前）你拉我到東安市場，我給你車價三角，」

甲：「哼！三角錢！三百塊錢，我也不拉你，你們欺人太甚了！」（向車夫）走罷！我們餓死也不拉牠的，國家沒有

完全亡哩！」（衆車夫均匆匆而下）

日人：「（怒）哈！這些混蛋！這樣的強硬，就得用大軍來限制你們才行！」（憤憤而下）

（老太太月娥上沿着運糧河畔而行）

月娥：「（搖擺）這是個什麼河呢？」

老太太：「這是個運糧河，也就是搖擺的歸宿所啊！」

月娥：「怎麼呢？」

老太太：「你瞧那壁廂有多熱鬧！」（月娥遙望）

（老太太登身跳入河內）

月娥：「（急回頭）嗟呀！救命！救命！快救命！」大哭起來

農人：「（二人跑來）小姑娘！叫喊什麼？哭甚？」

月娥：「我婆婆跳入河內了，你們快救快救！」（哭）

（二農人急忙撈救起來）

甲：「老二，這位老太太氣已斷絕了，人命關天，不知受了什麼冤屈，投河自盡，我在這裡候着，你赶快報告警察去！」

乙：「是！是！」（下）

（少刻相隨兩個警察上）

警察：「小姑娘，這個老奶奶，你叫什麼？」

月娥：「我叫姥姥哩！」

警察：「（向農人）你們在此暫將尸首看守一時，待我們查問明白了再說，（轉問月娥）你跟我們走罷！」（下）閉幕

第二幕 警察所審問原尾

佈景 一個警察分駐所

登場人物 李季氏 王月娥 警察分所長 警察二人

開幕（警察所長在辦公桌閱報，二警察帶月娥上）

愛 國 劇

警察：「報告！這個女孩兒，相隨的個老太太，不知爲什麼？投入蓮糧河內，尸首經兩個農人撈上，停在河畔，

我們特將小女兒帶回，請所長審問原尾！」

所長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月娥：「我叫王月娥，」

所長：「已死的老太太，是你的什麼人？」

月娥：「是我的姑婆，」

所長：「你姑婆姓甚？住在什麼地方？」

月娥：「我姑婆家姓李，住在後亮馬場！」

所長：「你姑婆家裡還有什麼人呢？」

月娥：「有我姑母」

所長：「（向警察）去傳這小孩的姑母來」

所長：「你和你姑婆出來幹甚？爲怎麼投身河內？」

月娥：「我姑婆知書識字，前在家教我們讀書，近因日本佔了東三省，欺負我們中國，常生惡氣，今天來此遊玩

遊玩散心，不估計就跳入河內死了！」

（警察帶李李氏上，李李氏面帶愁容。）

所長：「你就是李李氏麼？」

李李氏：「是！」

所長：「李魏氏是你什麼人？」

李李氏：「是我婆母！」

所長：「你丈夫幹嗎？」

李李氏：「我丈夫是在外十一區公立第一小學充當教員，奉婆母的命令，於前十天加入義勇軍，現在天津呢！」

所長：「你與你婆母有無爭吵？」

李李氏：「沒有。」

所長：「既沒有爭吵，為什麼投河自盡？」

李李氏：「我婆母平日富於愛國思想，家裡不准買日貨，自東三省被日人侵佔後，老人即憤恨不平，遣其子投身救國，每天看報，輒現熱色，飲食亦因大減，時常大罵倭奴，無端侵略我中國，今早起來，閱報以後，憤恨流涕，相隨月娥上街遊逛散心，誰想竟投河自盡呢？現在我丈夫不在，婆母身亡，家境已陷於不

愛國劇

「噶了，請老爺設法體恤吧！」

所長：「你婆母憤日自盡，其情出於愛國，我們現在已給你購便棺木了，你可回去取殮，所有體恤的辦法，我們給你呈請上臺辦理，不要憂悶，已死不能復活了，安心些好！」

（李李氏王月娥含淚而下）

所長：「你們將這公文送呈咱們公安局長，給李李氏請示體恤的辦法。（警察下）唉！倭奴是惡極了，同胞們！團結起來奮鬥殺敵吧！」閉幕

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出版

歡迎翻印

編輯者 綏遠社會教育所

印刷者 綏遠華北印刷局

2292433

綏遠省地方自治講義

本講義約四十餘萬言，分爲四編，第一編爲民衆須知，內包民衆常識，及黨義摘要兩部分，專供訓練一般民衆之用，第二編爲鄉鎮治安概要，內包鄉鎮須知，及鄉鎮組織兩部分，專供訓練鄉鎮長之用，第三編爲縣區自治概要，內包自治理論，縣區自治工作方略及程序，縣區的組織三部分，專供訓練縣區自治人員之主，第四編爲地方自治要項，凡在縣區鄉鎮範圍以內的重要自治事務，各爲單元，分類敘述，制成一種實行方案，一面可供訓練鄉鎮長及縣區自治人員的補充材料，一面又可供籌辦地、自治人員的參考，而且取材務求翔實，文字務求淺顯，力矯一切空談泛論，實爲本省實現自治之津梁，欲考查綏遠全省實況者，不可不讀書此，欲辦理本省自治者，不可不讀此書，欲充任本省鄉鎮長者，不可不讀此書，存書無多，購者從速，本書全部分裝四冊，爲提倡自治起見，僅收印刷費現洋一元四角，郵票十足代價，以一分者爲限。

發行處：綏遠社會教育所事務股
分售處：綏遠歸綏市南北明善堂益文齋

82

221433

67 2000 01 2000 01